

“其命惟新”大展圆满收官,累计接待观众超55万人次 让沪粤两地心“艺”相通

近日,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艺术聚会,在上海画上句号,“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收官。这场展览不仅为上海乃至全国观众呈现了一部“可视的广东美术百年史”,更以艺术为桥梁,串联起沪粤两地绵延百年的文化对话,创下了巡展中规模最大、展品最全、观众最多、传播最广、反响最热的纪录。在为期五个月的展期中,展览累计接待观众超过55万人次,举办百余场公教活动,全网声量突破10.18亿。

互动 跨越山海

作为展览的压轴活动之一,“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举行。广东美术馆馆长、本次大展策展人王绍强站在展厅中,目光所及是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言语间充满感慨:“这是一个跨越了山海的展览。它的成功,再次证明了广东与上海两地紧密的合作关系,证明了城市之间传统联动的巨大能量。”

这场对话并非始于今日。王绍强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由鲁迅先生在上海倡导发起的现代版画运动为例,广东籍艺术家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931年鲁迅举办的首期木刻讲习会13名学员中,广东籍占9人。李桦、赖少其、黄新波……这些名字日后都成了中国现代版画的巨匠。“他们在小小的木板上用刻刀记录时代,在条件极其困难、技术相对滞后的社会背景下,用双手撑起了传统体系的

历史责任,将版画作为唤醒民众、记录抗战的重要宣传工具。”这段历史,正是沪粤两地艺术先驱并肩作战、以笔为枪的生动写照。

百年来,沪粤两地的艺术发展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双向互动,海派文化的包容气质与岭南画派的革新精神彼此滋养,成为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中,地域文化共生共荣的鲜活范本。

如何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2万平方米的宏大空间里,既呈现历史的纵深,又建立与当代观众,特别是沪粤两地观众的情感联结?王绍强坦言,这是策展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这种联结不是简单的迎合,而是通过精心的语境建构,让历史作品在当代空间焕发新的生命力。”

为此,策展团队与多媒体团队通力合作,为观众打造了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许多经典的绘画作品在当代科技的帮助下,实现了与观众的生动互动。“原本静态的作品,现在可以‘动’起来,甚至能听到声音,看到风吹过树梢、雨打芭蕉的过程。特别是南方的雨水,在这里得到了极具诗意的呈现。”王绍强说。空间、建筑、视觉与动态融合,让历史不再尘封,变得可感可触。

对话 凝聚共识

围绕沪粤两地的艺术共性,与会专家也展开了深入探讨。上海美协理论与策展专委会主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李旭指出,上海是中国抽象艺术的“半壁江山”,而广东其实也是一

条不容忽视的“暗线”,“期待将来广东能做一场中大型的抽象艺术展览,让这条暗线浮出水面。”

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顾问策展人姜俊在看过展览后感触颇深。“为什么在中国艺术现代性的进程中,岭南画派和海派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根本原因在于,这两个地方都是港口城市,能链接全球。同时,收藏家群体的推动也至关重要。”

谈及未来,王绍强展望了“南方的共识”。“在当下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情感的寄托、对艺术家才华的珍视,会形成一种共识。南方是一个跨文化的地区,天然具有包容与创新的基因。”

上海美术馆党委书记、执行馆长王一川对展览的意义进行了总结,她认为,“其命惟新”大展的举办,是上海美术馆实施“大美术馆计划”、深入践行“两个结合”、打破地域壁垒、构建全国文化资源共享网络的一次有力实践,“此次沪粤两地的交流合作,增进了互信,凝聚了共识,积淀了成果,更多的合作意向也正在酝酿。可以预见,这次大展将成为地域美术交流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今年恰逢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上海美术馆将继续坚持学术立馆,书写好“人民美术馆”的新篇章。“其命惟新”大展落幕,沪粤两地的艺术对话并未结束,而是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开启了更加广阔的未来。■徐翌晟(来源:新民晚报)

一边是传统长剧生命力逆势生长,一边是新技术重塑新格局 国剧如何深度链接观众

2024年2月,Sora诞生。两年后,演员王劲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的形象被AI盗用生成视频,从声音到口型都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从一张图动起来,到整个虚拟世界初步成型,一切正在发生。当百余年来有着造梦属性的影视工业被AI带来的技术平权无限压缩成本,旧规则已被打破,许多问题,谁都无法绕过去。

就在此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副院长滕勇分享的一组数据,引发座下一小阵议论。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2025年以来,全国上星频道共播出电视剧1023部,约28.4万集,截至今年2月底,这些剧目在电视大屏的累计收视总规模突破了3020亿人次,日均收视规模较2024年增长7.5%。

一边是传统长剧生命力逆势生长,一边是新技术重塑新格局,挑战与机遇并存,希望与恐惧的行业情绪同在。AI时代,国剧振兴如何破局?

近日,“品质东方·剧耀静安”上海电视剧制播年会在焦点中登场。年会以“新规·新创·新商业”为题,汇聚政策、平台、创作、研究等多层面头脑风暴。如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朱正文所说,人工智能正大步流星,从幕后走向舞台中央,成为那个改写剧本、重构流程,甚至可能定义未来新局中的最大变量,新局下,国剧需要换种姿势重新链接观众。

技术平权带来创作平权,谁将被AI替代?

几乎一夜间,伴山文化创始人、《新生》制片人郑林成了影视圈内颇有话题度的人物之一。一周前,他发表长文《当造梦成本归零》,影视行业的未来五年,洋洋洒洒2万余字瞬间在圈内刷屏。他提出一个判断,随着可灵3.0已能原生输出4K/60帧的连续画面;Seedance2.0可根据一段文字描述自动规划分镜和运镜,同步生成画面与音效;一条15秒的高清视频,算力成本可降至百元量级以内……延续百年的影视产业成本曲线已在AI时代发生断裂,“整个影视生产模式即将改写”。

“专业之门已被开启,全民大众即将涌入,短视频让真实世界被看见,人工智能则让想象世界可呈现。”朱正文也证实,AI的技术平权带来了创作平权。影视创作上的“新大众文艺”逐渐聚能,“其实也是发掘出更多被专业壁垒遮蔽的创作者,让国剧更贴近大众生活体验。”

AI大包大揽,一时间,“谁将被替代”成了影视圈内人人自省的自问的话题。在郑林看来,AI对娱乐产业的冲击几乎沿着同样的路径展开:它不是在现有的产业流水线上替换掉某个工种,而是会同时改写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分发逻辑和变现模型。

事实上,AI已从创作端到接收端全面介入了国剧生产。2026年开年,《太平年》口碑、话题双破圈。这部历史正剧中,AI不仅为创作“打补丁”,解决了一些特定场景的还原,更在大众观剧时“打辅助”,充当时时查询助手,为复杂的五代十国历史题材降低观看门槛。最终,11.4亿人次的首播收视规模,正是AI链接观众与创作的典型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凇也提到,当造梦成本降低,AIGC可以更低成本生成文旅需要的特效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跟着电视剧去旅行已蔚然成风,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有了AI赋能,文旅可能从传统的“食住行游购娱”浅层消费,升级为“文商旅游学闲情奇”的深度消费。

如果说,加速迭代的AI赋能创

作的链路,哪怕再上天入海对许多人来说也只是“基操”,那么技术对接收端的重塑,可能才是真正颠覆认知的近未来。长信传媒创始人、“唐朝诡事录”系列导演郭靖宇分享,团队在开发《烟雨神游记》时,不仅靠AI优化剧本,解决多场景转换的成本问题,真正的拓维即将发生在观众层面。他说,AI时代,观众将从单纯观看者跨越到身兼参与者,“观众可输入个人形象替换剧中角色,甚至根据自身意愿修改剧情走向”,从看别人的故事变成“圆自己的梦”。未来,“我和女主手牵手共赴前程”“我是男主背后的关键人物”,诸如此类,因为有了AI成全,剧集将有全新玩法。

而在郑林看来,可预见的未来,被动观看和轻度交互仍会占据虚拟内容消费的绝对主题。“但未来的娱乐产品不会整齐地落入‘影视’或‘游戏’的分类框里,它会栖息在一条连续的光谱上——从完全被动的沉浸式观影,到深度交互的开放世界体验,以及两者之间无数种我们今天还无法命名的混合形态。”

人人都是创作者,但“人文”会令人工智能强者愈强

马年新春,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制作人冯骥在试玩Seedance2.0后说,人工智能的童年时代正式结束。言下之意,AI的青少年时代到来了。在许多技术制作人眼里,专业与业余的技术鸿沟将渐渐消弭,终究,人人都会是创作者,人人都能充当造梦师。

作家马伯庸却在创作平权背后看到了“强者愈强”的核心逻辑。同样在新春佳节,作家与他不同行业的朋友联手做了场实验,用AI工具同题创作。原以为AI会拉平专业差距,结果参差不齐:没有细节提示的非专业创作者所出浮皮潦草;专业导演懂镜头、懂画面,输出内容具有电影质感;但最终看哭所有朋友的作品,来自一位扎根山村生活的编剧。他的素材选自以往扎根时所拍,脚本由自己撰写,AI充当了美术置景、剪辑器、渲染器,最终呈现的情感冲击力远胜AI生成内容。“AI可能从技术上可以完全取代我们,从效率上可以碾压人类,但有一样永远不可取代,就是人自己的阅历。”马伯庸说,每个人从小到大的经历,走南闯北的想法,都会汇成自己的阅历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并诚实地体现到作品中去,“AI可以生产,但没有方向,真正有方向的只有人”。

《沉默的荣耀》《生命树》《太平年》《漫长的季节》等是近年来公认精品长剧。在冷凇看来,2025年至今的剧集创新趋势恰好也是AI尚未抵达的彼岸:即文学加持、地缘格局和现实共鸣。文学性是深度的保障,地缘观是广度的拓展,而现实共鸣是温度的源泉。

有人发问:AI能制作出超越真人版的《红楼梦》《亮剑》《觉醒年代》《人世间》吗?这无疑是个开放式的问题,而冷凇的判断是——“为科技立新、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AI加速迭代,内容终究会回归到拼质量、拼审美、拼价值的初始点。”

至于AI会不会在影视圈取代某个工种,会上的信号是:穿越这场淘汰赛的,不是任何一个现有工种。不是只懂编剧、摄影、后期的单一耕作者,也不是纯粹的技术极客,是同时具备叙事直觉、视听审美、AI操控能力和商业感知的跨界操盘手。换言之,在电视诞生100年的当下,这门艺术依然需要人文主义与人工智能的双向奔赴。■王彦(来源:文汇报)

以肢体语言重译诺奖作品 舞蹈剧场《素食者》全球首演



近日,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素食者》官方授权改编的舞蹈剧场《素食者》在上海YOUNG剧场迎来全球首演。作品用纯粹的肢体语言解构文学经典,为观众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体验。

舞蹈剧场《素食者》以女性角色英惠的身心转变为叙事线索,讲述了她因一场梦境选择不再吃肉,随后逐步拒绝被他人定义、拒绝进食,最终走向近乎植物般存在状态的故事。七位表演者以身体为媒介,将原著的精神内核与情感张力完整呈现。编剧庄稼响的构想始于2017年,历经六年沉淀后项目于2023年启动,而团队

刚获得改编授权不久,原著作者韩江便斩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改编创作上,舞蹈剧场《素食者》并未复刻小说的情节冲突,而是在架构上呼应原著以丈夫、姐夫、姐姐三个视角展开的结构,同时打破章节界限,让人物、时间与空间相互交融渗透。七位表演者以“多功能身体”搭建起舞台场景,成为家庭与社会秩序的具象载体,外化出意识与记忆的流动感,通过身体释放的能量、独创的动作语汇与节奏把控,营造出可被观众直观感知的情感结构与身体经验。

编舞兼导演江帆表示,初读原著

时涌现的持续“不适感”,成为她用舞蹈转译故事的核心动力,小说中主角以身体反抗暴力,舞台上则以“身体经验”回应暴力。她希望观众不只看到作品中的暴力表达,更能读懂韩江笔下的克制与精准,让《素食者》成为一面镜子,照见常规秩序下的隐秘暗面。舞美设计沈力运用软玻璃与塑胶膜打造半透明隐喻空间,兼具温室、森林、餐桌等多重意象,营造出现实又不安的舞台氛围;服装设计曾韵竹以“被挤压的身体”为理念,让演员身着可拉扯变形的服饰,直观展现身体被环境塑形的状态。

■吴翔(来源:新民晚报)